

妄

妄

錄

妄妄錄卷二

目錄

詩鬼

草作鬼聲

魂附殺姦

文人死戀詩文

酒鬼

論文疑鬼

孝鬼章

壁角姑娘

老饕

魂哭紙旄

鬼附斷磨石

活無常

兩鬼同床配夫婦

口業債

魂留守金

人面瘡

鬼門關匾額

滕縣吏

叱鬼

王府基崇

鬼禱

驟想妖害

鬼畏聖經

盲人逢瞎鬼

黑鳥

鬼畏火葬

宿冤索命

解砒毒方

古董小鬼

鬼魂娶婦

狗口餘骨

冥律嚴艷詞

劉雲山

鬼擄掠

河水鬼

鬼挑簞子

妻崇薄倖

鬼奉承

妄妄錄

卷二

吳縣蕉圃朱海著

詩鬼

長洲周方厓

文潛

以族人累流亡紹興涼涼

踽踽盡日探山尋寺嘗薄暮在吼山納涼山
有小庵憇坐間遇二客各敝衣曳履倚樓瞻
眺翩翩儒雅迥出塵埃第面色灰白相對寒
藥方厓與之問訊傲睨不答徘徊良久一客

朗吟日幾日不登吼山頭參差竹樹綠沉樓
到來何用尋消夏鶴叫一聲天欲秋一客方
欲和吟思未就適當路者僕隸呵從數十輩
攜酒具陳階下將登樓設几席客曰俗塵敗
興我輩且去遂下樓開一小門出方厓亦欲
避隨進小門但見隙地數弓荒烟蔓草二客
不見四面疊石爲垣却無去路

草作鬼聲

元和邢

汝誠

在姊壻袁竹亭大受象山官署

夏夜於後圃野放忽聞鬼聲細聽之近在左右舉燈審視但見藜草中有一枝特長尺許聲出草卽俯偃良久監起復作聲偃下明日掘其地見白骨一具朽腐於土大約鬼附於草如倩女墓樹連理昭君塚草獨青也

魂附殺姦

汾陽貢生郭

廷棟

嘗佔僕人婦僕詬詈因被

妄妄錄

卷二

二

逐流離而死瀕死猶忿忿言必手殺其主逾
年有同年子某年十歲失怙恃貧而穎慧相
人皆謂後必貴廷棟憐重之妻以幼女招歸
讀書爲養壻方至家壻忽提床頭劒刺其喉
且裂衣欲割其腎家人猝不及救而死以廷
棟臨死時呼僕名乞命知鬼附人祟也後訊
其壻茫然不知劒韞堅重壯夫難拔非十齡
穉子所能舉以殺人有司原情減其罪自此

墻常木立如偶丁字不識矣

文人死戀詩文

吳鏡江

鑄

金匱人爲明經曙巖遺腹子兄俠

君早故其嫂黃氏育之鏡江弱而穎七歲授書過目了了工詩精篆刻年三十死無子不能立兄嫂後俱絕嗣同人哀之席也樵

世楷

常熟人十歲喪父養於伯叔能詩文雅酒量豪邁滑稽儕輩心折年二十四鬱鬱不得志

而死兩君遺詩梅里錢上舍梅溪咏敘刻行

世其詩在吳之顏家巷李大成家鐫板一日
鏡江偕也樵至李家各以詩點竄數字而去
時李大成他出迨歸其子告之大成訝曰兩
君死矣何能來耶因告梅溪改刻之覺詩律
更細乃知讀書人於文章翰墨如鄙夫重財
死猶戀金帛也兩君常往來吳門與余交有
素念此與黃公壚在山河邈然之慨

酒鬼

吳縣諸生顧汝堂

士雲

其弟業賈家造香麴

作酒清芳冽冽數千百罈貯蓄有三年之久
始付於市一日忽聞酒房中有笑語聲開室
視之寂無人跡次日往內取酒乃見三五人
僵臥甕下一人猶俯甕大吸遽捕之俱不見
而酒已空數十罈甕矣汝堂故風雅工詩善
書笑謂家人毋忤畢吏部囑其弟置不究詰

逾數日酒備復見有竊酒者彷彿巷南陳甲
是時陳甲已死半載甲素貪飲終日酩酊因
醉中肆謾爲人毆死者大駭狂呼奔走衆猶
見甲面如蒙塵走及酒房門坎而滅少頃覺
檻下地土濡濡而動衆畚掘之得大小鱉數
頭乃不知鱉化酒鬼抑酒鬼化鱉耶

論文疑鬼

零陵宰趙

慧遠

吳江人爲孝廉時挈其門人

應玉峯試歸舟門人出試稿質之題爲子張
問善人之道二章哦誦畢亦未揣其必邀宗
匠賞酌酒歡釀間不覺舟已復至玉峯訶問
榜人答曰文已入泮且待覆試矣何必歸笑
其妄榜出果入泮榜人年近八十龐眉皓齒
骨格冰清問其姓名不肯答大抵隱於篙師
者嗟宰沈秋厓成均嘗爲余言此蓋三十年
前事也昨歲余同硯徐西澍泗芹亦從玉峯

歲試歸遇隣舟論文一老榜人訾警之其舟中數生屈伏不能措一詞大異因亦出其文就正曰此大魁作其困諸生者命耳亦不答姓氏此老疑卽趙明府所遇鬼耶仙耶不則何隱者之壽也

孝鬼章

姚舜寶無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綦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讀以養極婉容愉

色不敢解缺甘旨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
既散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
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
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甜而孀妻採食之終日
不饑遂以供之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
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
聞觀者如堵有嘉其孝出甘旨贍其母

壁角姑娘

吳俗兒女戲以飯筍覆蒙絹帕插小簪爲凡
於門後迎請壁角姑娘以香灰鋪几上扶筍
聽其自旋時作鳥獸草木狀畢備吳令君伯

成家兒女戲請習以爲常一日令君見而稱

羨之忽作字曰粗畫不足相公賞曷不命題
獻小詩博一笑令君以兒女輩無一識丁字
者大奇適有一貓蹲地遂指以題凡復請韻
因限九韭酒三字以難之凡卽書曰猫形似

虎十似九喫盡魚蝦不吃韭只因捕鼠太得
狂翻倒床頭一壺酒叩其姓氏曰穆素徽蓋
令君所居卽素徽西樓舊址

老饕

華亭張又華

儼

久困場屋家無恒產遂遊幕

爲書記又善畫美人工緻秀麗超乎當世嘗
寓居江寧聚寶門外寓齋素有鬼每午炊奚
奴置飯几上輒失去魚肉瓜菜悉如之大抵

邏守始得人食也其殘羹剩炙奴輩攜出畧
一轉足卽罄盡鬼常現形不露頭面惟見頸
背三五寸俯啜盤盞間捕之隨滅羣呼爲老
饕友人謝客水異其事炊米數斗烹薺半肩
魚蝦雞鴨羅列三五几以瞰之復見一頸連
腦後髮際次第俯几上頃刻已盡而羣之背
骨盤旋不定乃鬼猶戀骨節間餘肉也後客
水與余同在松江見一獺大謂其頸絕似又

華江寧寓齋鬼因餉以羹亦善啖而啖時眼
耳口鼻俱俯盤中喉之搏之不肯稍仰余因
笑曰老饕吾聞其鬼矣吾見其狗矣

魂哭紙旛

無錫薛肇嘉覆舟燕子磯榜人家奴共死五
人撈屍數里惟肇嘉屍不得越數月有葛春
源者與薛比隣白晝中忽見肇嘉攜雨蓋行
過里門步走甚迅喜其未死得狼狽而歸矣

疾趨迎問終追不及直抵其家時中庭已設
靈幕見肇嘉至紙旒前一視卽嗚嗚痛哭返
身而出春源方追至庭下將叩之遽不見

鬼附斷磨石

錢薪溪

沃臣

象山名諸生文章翰墨器重一

時著回浦農歌一百六十九章韻其風土人
情哀簡齋太史枚以爲詞淺而不失之於浮
意深而不失之於晦繼美家竹垞太史駕湖

棹歌孫補山相公打箭壚紀事每歌有註註
內記一事薪溪於七八歲時其舅氏家有鬼
深夜能自開門因鋪白堊於地以驗其跡鬼
乃以帚除道過之於門坎下未盡處得一足
印如三歲兒狀次日招有膽力者捕之鬼鳥
鳥作聲持械追逐無所見以鳥銃擊之亦不
退讓以酒肉數日始去卜云有鬼物憑斷磨
石作祟猶春秋石言之類後晤薪溪於吳興

郡齋詢其前事實有之非託興語也

活無常

蠶埽農人鄧姓者衆呼爲鄧野狐嘗魂爲走
無常受役勾緝往往告人所辦冥司事輒奇
驗一日有隣農好詭異邀與俱去是夜受召
因偕其魂往適勾九人皆投西庄某家爲猪
野狐押投猪胎畢忘其隣人先返其隣日晡
睡麕若死野狐乃往西庄產猪家問產猪若

于頭答以十猪遂揀一擲死之日隨我去返至隣家其人卽寢

兩鬼同床配夫婦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燠焦洞有邨民夫婦各年少婦微有姿乾隆丙午三月婦倚門嬉見一男子麗容俊服過而流盼情遂感動至夜適夫他出忽有人排闥至卽日中所見男子擁婦同寢極盡綢繆自是每夜必至

夫在家亦不畏與夫同床亦不知也不一月
夫又見一艷女過其門目送秋波魂颺雲外
甚疑邨中無此女將睨而隨之尋爲隣人亭
阻迨夜女忽在室卽與妻偕寢妻亦不思詰
其姓氏居處云卽近邨以情好之深殊不爲
怪後夫婦日見羸瘠父母知其爲祟誘子以
梅花一枚饋其女明日踪跡之花在南去百
步敗塚穴中焚其墓夫婦所遇祟俱絕

口業債

潘鉄華太史

奕藻

言聞前輩進士談懷我

思

永著撰往往妄毀前輩而詆周文恪公尤甚
後病傷寒魂至一所儼如王居左右儀從甚
壯仰視上座彷彿文恪百叩請死上坐者曰
吾三生前口業債今已償也命鬼卒送歸遂
甦太史舉此蓋以異言戒我口業也乃未克
守口如瓶時或不能忍俊奈之何哉

魂留守金

楚人戴香樹

三錫

從父游幕浙江父死貧不

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韓學未明也幸歸方

伯

景照

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虞蛟

負賴居停徇上游面不以辭一日有巨案經
營三日夜罔措讞語科罪晨起將託故歸收
拾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能辦詳各案悉
已就遽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

扶醉寢迨三更酒醒口渴塞帳驟起方欲執
燈突見一老龐眉皓齒坐於研北搦管手批
文牘諦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驚問之老人避
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
年矣因積貲千金埋床下人無知者故屍歸
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桑梓誼知誠實忠信
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
楚攜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

早眠可也香樹汗慄拜謝復安寢隔帳視燈如磷及老人不見始明次日私發床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積館穀小有家遂去不復至浙久矣

人面瘡

某市僧生一人面瘡經年不治榜門求醫能愈之者酬以百金諸醫袖手無措有楊三芝者乃用雷丸白砥及諸毒藥研末塗之次日

瘡更潰爛痛不可忍而瘡內人面焦黑如炭
向之可辨爲口鼻耳目間盡滲鮮血三芝復
往診視忽以刀自刳其脅以敷餘藥末塗之
口作粵音自罵曰無恥賊欲毒死我耶汝貪
病家酬不若令妻女倚門賣一笑便保三日
飽豈我千金資爲滑僧昧心吞去日食渠四
兩肉尙不容我哉又自批左右頰辱罵良久
暈地復起而刳處遽成人面瘡矣家人再四

禱禳逾月始愈市僧痛楚三四年竟以此瘡
死蓋市僧曾負一粵商資商不能歸死於旅
實有此孽果按外科正宗謂此瘡由於冤業
非藥石可治乃本釋家水懺序疊錯袁益事
也

鬼門關匾額

諸生劉惟容江西南昌人因病昏瞢魂遊冥
中見鬼門關三大金字每字高丈餘龍跳虎

脫人世罕見其匹平生善書法顏留連愛慕
惜其未題書者姓名適遇關吏來詢之吏大
笑曰抱百世之才擅三絕之技名不出閭巷
者多矣焉用向鬼門關標姓氏哉咨嗟間忽
起大風不覺身如敗葉飄颻至一所問津知
是漢口遂訪其弟開藥肆處未遇而返適其
弟正束裝歸縷述道路橋梁及肆中門戶器
皿無不昭合蓋又魂遊漢口也衷禹門 承啓

爲其梓桑與余言甚悉噫嘻修文才子想地
府亦濟濟矣關吏之語感慨何如

滕縣吏

夏禹門又言其同寅喻藹人星亦南昌人有
從兄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爲城隍案吏往往
赴陰辦公卽僵臥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
方甦謂之過陰旣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
供役亦無異其冥中事箝口不敢一語緣過

陰誤耶怒其妄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
作爲言如不符卽將以妖人治之越日間吏
又過陰滕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却絕家人省
躬思過夫人邀請饗飧俱不應迨更餘夫人
慮其餓損煮雞子兩枚從櫺眼中親餉不忍
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一
日無善惡事錄報來冥但絕糧終日代公乞
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未敢多求慮公

得毋太餓乎此閨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其
符合置不究踰年更忽自備棺衾告兒輩某
日當殮卽作過陰狀至期冀其復蘇不敢遽
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
噫人之深居閉戶冥中見如覲晤一飲一食
皆操於神如此敢不信神目如電而不慎獨
知於衾影哉

叱鬼

臨川丞過棟正直不媿阿適南豐令高杏江
應奎爲崇所侮白晝現形一日臨川在南豐
庭欄忽見朱袖臨川怒叱曰幽明有限何敢
無忌朱袖遽隱時有木工沈偕刀斧爲鬼所
竊將戕臨川卽見刀斧擲地臨川潦倒下僚
而鬼畏憚若此豈非正氣足以懾之耶

王府基崇

蘇州王府基爲張士誠故宫址

國初猶時見妖祟康熙間某生居此地夜課孟子突見一人拉出舍至一所殿宇金碧武備左右列上坐一王者狀吏先鞠訊因何呼王名訕詈生不解後王者言爾不語士誠小人也耶將加及因號寃謂孟子有是書讀書者無不誦此語王者遂命兵士押生揖孟子生懼加及因與偕往文廟方至遇仲夫子戎服坐於堂下白其故仲夫子即攜生至王者

所拔劍斬之兵士潰散生恍惚驚醒身卧曠
地荆棘中自此士誠之怪絕比有楊展尊璋
肄業平江書院中暮過平橋遇一鬼面黃如
金身衣紅襖袴袖間鈕扣千百羅列不露手
足明月下粲然相映阻其去路展尊素負膽
氣力搥之聲蓬蓬如鼓竟負以歸呼家人取
燈共視乃一敗鼓有四字上二字模糊不辨
下王府二字猶可識殆士誠故物耶

鬼禱

武林城東有淫祀某神求財者罔不應焚香
具帛男女雜沓終日不止後爲中丞禁絕廟
門扃閉嘉興施藥園

中正

應省試夜過之忽

聽卜籤筮咎聲窺視戶內月色相映中老少
村俏男女羅拜喃喃祝禱大半求財竊聽良
久隱聞一婦祝云信人楊氏龍天保佑倪大
爺生意好烏龜子兒早死滅且呪且罵不覺

失笑有聲衆卽寂滅因大怖而走

騾愬妖害

康熙初年山東道中某商店有妖術遇過客輜重者夜啖以餅餌卽化爲騾牽市之遂劫財物後有孝廉某北上會試亦墮術其弟以兄久不歸且無音問往尋之適僱一騾見卽叫號奔角若有所愬時謁某宰騾竟直進署內叫號如前鞭驅不退聽弟告宰因尋兄來

驟淚下如注衆皆爲異因問汝有屈否驟點
首以應弟問驟識余否又點首宰言啞夫或
能寫字或能演狀尙可雪冤此則奈何驟忽
作人立蹄撥案上筆研似知作書而不能搦
管也因取巨桶貯水命蹄書之竟大書名姓
爲某店害數字蓋卽孝廉也弟大哭懇宰拘
執妖犯至案究得前情知妖迷者已三十餘
人矣遂置於法弟買驟歸家供億如事兄

鬼畏聖經

元和縣之伍淩涇有偃屍爲祟某甲過之方
窘迫復有數鬼唧唧環繞狂步急喘十步三
蹶望見邨舍可冀相救尙越畦畛命在呼吸
間但聽舍內稚子夜課朗誦大學屍卽仆地
鬼亦絕響可知聖經乃書之最尊而理之悉
具更莫勝於學庸較仙佛經文尤爲王道觀
此事足徵

文帝尊經閣非後學僞書勸人崇聖也

盲人逢瞎鬼

宜昌別駕陳曉帆 荆秀水人庚戌夏日丁艱
在家有僕張升者中歲雙瞽念疾死嗣後其
室時聞鬼聲每遇洒掃或移器皿則滿室皆
聲矣一日見朽木卧地唧唧鳴者良久因擊
之聲遂寂然適門外有盲丐過忽狂呼疾叫
直奔其舍聲口絕似張升逾時始仆地漸甦

別駕以此語余不覺啞然笑曰諺所謂盲人逢瞎鬼良有以也

黑鳥

萬司空

長憲

不信神鬼每以詭怪之言爲文

人清談揮麈任浙藩時在內署廳事之後軒
燃燭閱郡縣申牒初鼓方盡忽見皂帽青衣
二短豎對舞簾下已而相撲倒地侍從在側
曾未之見司空呼燭之乃見地伏兩黑鳥羽

間各有白字一日中一日空以足輕蹙冲簾而去初以中者終也空者萬事皆空有鵬鳥之感乃竟數年無恙由中丞召爲司空而卒人始悟之

鬼畏火葬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親死以棺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余表兄太倉王二尹_私署諸暨令因公在武林夜暮城閉泊舟候潮門外

時明月如水清露未下登岸獨自散步見有
夫婦相持痛哭旁有一叟慰藉之曰江干有
瑜珈會且去杯酒樂答曰烈火之慘在明日
念而戰慄復何心飲酒耶因詢之叟與夫婦
忽不見視其側有三棺暴露於道次日進城
謁上憲出見二棺架火焚已燼因乞諸上司
嚴禁火葬之俗惜政雖慈而令不行至今余
在武林時見焚棺收骸者

宿冤索命

吾蘇史家巷蔣孝廉

申吉

有子娶徐氏伉儷

甚篤一日忽置酒與壻把盞曰吾宿冤已到
勢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爲別此後幸勿相
念掩袂大慟蔣生撫背勸慰忽豎眉瞋目大
呼曰汝記萬厯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
影光書樓乎手自批頰又以剪刀遍刺其體
音口似山東人一家環跪哀求卒不解中街

路吉祥庵有僧名蓮臺素著道行遣人召之
至徐氏蹴踏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
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住和尚耶僧
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稽愈久恨
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爲也僧辭去徐氏
卽剪刺手招身無完膚而死前輩金安安廉
訪祖靜言乾隆二十九年事

解砒毒方

歙醫蔣

紫垣

有秘方解砒毒立驗然必邀取

重資不滿所欲坐視其死一日行醫獻縣中
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
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
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
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
遍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
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

無他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
謂石青解砒毒如神幸善知識心存普濟願
傳經驗良方者採之

古董小鬼

余戚茂才褚

味三

郭

祖望

探梅鄧尉寓朱司

徒廟夜坐茶話聞床頭食榼邊呦呦有聲移
燭遙視見五六寸長小人十餘輩奔趨榼上
花板眼中窺望其內狀似涎羨其衣冠多秦

漢制迫視之倉忙入地而滅猜疑不知爲何
鬼余聞之曰未見食面真是小鬼衣冠秦漢
制又是古董鬼可名古董小鬼

鬼魂娶婦

淳安饒舫村明府用乾隆乙未進士福建龍

巖州人曾謂余言其里昔有吳劊子者善決
囚刀舉頭落無疊砍再割之慘某甲被盜拔
証服吳憐之臨刑時舉刀作勢將犯人姓名

猛呼某人快走蓋欲驚死之冀其免知痛苦
此不過一時臆見不意數年後辭役探親廣
東忽遇甲執手曰蒙恩縱我竄迹此間改小
經營粗可度日敢邀玉敝廬一申感悃吳訝
異姑從其行至其家出妻子相見市脯沽酒
款待甚殷吳曰君負冤正法我代縫紉頸皮
棺殮如何復生甲瞠目駭疑遽仆地衣服如
蛻其妻訟官驗其子骨力軟弱日中無影信

爲鬼胎置不究鬼能在人間經營立家娶婦生子奇絕

狗口餘骨

盧秋山言昔成就福建李制軍侍堯之聘旅

店遇有扶乩者因從觀之其人先捧一黃布包裹上供不知內藏何物店主入焚香叩請乩卽運動書門包來遂焚冥鏹乩又書二少字因益之乩書今年生意好卽不動秋山已

諗邪鬼所憑姑卜前路安否乩書改日再來
見秋山怒掣其包裹開視乃一破碎骷髏詢
其來歷係見狗嚼骷髏誤聞祀奉可作乩仙
今特試之耳遂取骨仍以飼狗此鬼想是牛
班頭一流爲狗口餘骨尙不悛故態可惡可
笑

冥律嚴讎詞

羅青巖上舍

以松

言遇走無常者因問冥律

答曰與陽世大畧相同惟文士作艷詞往往
削祿祿盡至有墮惡道者似屬情輕法重不
解律意按王敬哉冬夜箋記云法秀禪師嘗
戒黃魯直作艷詞魯直謂空中語非殺非偷
不致墮惡道法秀曰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
禮越禁其罪豈至墮惡道而已又世傳人間
演牡丹亭一齣湯若士在冥中受苦一日吾
輩艷詞綺語可不慎哉

劉雲山

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已治櫬待斃忽有人到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可也巨室子感其德往訪之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已三十七年其生前崇信神佛曾爲此廟廣祠宇自爲像於神旁引巨室子觀像宛如昔見陳椒峯記其事

鬼擄掠

有惡丐死於路附近居民因其生前索詐未遂慮爲祟施捨冥資其側地方報官守尸候驗守者夜見數人對尸羨曰好暴發財主呵之若弗聞擄掠冥資作鬼嘯而去此丐所得冥鏹實由生前索詐而來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宜乎旋遭擄掠也嘗聞父老言望有鄙夫某刻薄成家居積鉅萬于城隍廟見大算盤

標題人有干算天只一算樞帖有刻薄成家
難保兒孫久享心惕然動詢一隣叟何以別
善惡叟曰吾之快意人之不堪吾所利益人
所飲忍皆吾之爲惡也善更條目紛繁巨細
不等以文帝陰隲文奉持力行誠實無僞不
稍退悔自絕爲惡之萌不待去其惡也由是
矜孤恤寡貧窮親故賴其舉火者數十家遇
事實厚從善如登向之切齒者莫不感激子

孫素封已逾三世釋氏云放下屠刀便成佛
子其斯之謂歟

河水鬼

家元益言蘇州婁門外河中浮一罈居人見
其漸流近岸俯取之指入罈口遽若被其拖
住呼救獲免是時水發腥氣或言罈卽水鬼
鬼挑簞子

吳人治喪僧道法事多有編竹若箱名簞子

者盛錫帑銀帛錢焚化分奉祖先其外戚尊
長亦各具一簋蒔門某夜歸遇担夫挑簋前
行先入其家及自進門忽不見心竊異之越
日見家堂有帛灰數堆乃悟戚薦其祖鬼挑
簋子送來也

妻崇薄倖

劉研渠廣文

夢棟

言吾鄉宋某娶妻何氏通

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又輕

佻常作狹邪遊隕越先緒棄妻母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舌耕糊口事母不違乃賴針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改名爲曲靖經歷另娶妻生子車馬衣服麗都諗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符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薄倖無良尙可言哉抑鬱數日自縊值其戚

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柩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啟行後恒聞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何娘子當送一見薄倖郎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于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噫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竟忘乃先公之

語自結冤家未可以妻崇其夫爲咎也

鬼奉承

韓復初明府

暢

由進士授江西太和縣言昔

于揚州主某嵯商家同客戲擲骰子夜酣被
酒喝雉甚豪商開庄每出巨注而擲點恒大
時得不同五子馬軍合巧人無還手偶擲七
點衆喜槩可獲勝不期與客連次雙飛旣而
歸寢小奚奴曰盆中有寸許小人白體赤身

狀如錫澆看財童子替商翻骰因籌落盆內
小人驚逸盆外商擲七點恐人趕大色連搶
二骰飛出不知是神是鬼奴素朴實不敢誑
語是亦奇異叩鉢齋行厨集有載骰子呪曰
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十萬遍呼色必應嗟
商斷未持誦畢竟書生命薄無福招財商家
多鬼奉承耳